

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态度的调查与分析

——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为例

呼和那日松 张燕等^{*}

【内容提要】 作者在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态度的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联合国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等几个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出学生对联合国未来发展的基本看法。安全问题仍是学生群体关注的焦点，但他们已经突破国家范畴而更多地抱有一种全球价值观，希望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他们认为国家主权是有限和相对的，但国际组织干预人权缺乏民主的基础，因此期待全球化民主的实现。联合国未来需国内权威与国际权威的调和，这只有通过组织内部的制度民主化和代表来源的广泛性来实现。中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到联合国改革进程中。

【关键词】 联合国改革；学生群体；全球民主；国际权威

【作者简介】 呼和那日松、张燕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北京 邮编：100872）

【中图分类号】D8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5)05-0026-05

自《联合国宪章》签署以来，联合国迎来了首次重大的体制性改革。在国际关系领域，关于学生群体对国际问题的政治意识的调查研究是不多见的。在《联合国宪章》签署 60 周年之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老师的帮助下，我们于 2004 年 11 月至 12 月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留学生共 500 余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我们尤其关注学生群体中是否存在一个较为集中的价值取向，如果这种价值取向存在，那么它又是如何在国际关系中影响国家与国际组织的。

在国际关系领域，政治意识表现为政治人根据自己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经验去理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以及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一定的判断，这构成了国际关系社会建构过程的一部分。学生群体对国际问题的政治意识表现为对国际政治系统以及在该政治系统中各行为体的地位作用的认知和态度。考虑到学生群体特殊的社会阶层，

^{*} 参与本次调查和写作的人员还有：刘婷婷、马鑫、王晓迪、冯柯科、李娴。另外，郭瑶、谷丰、李威、李瑞玉、衣宁、王维寿、方琴、王赛等同学也进行了大量的协助性工作。

对他们的政治态度进行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现状，预测国际政治的演变。通过本次调查，我们试图了解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群体对于联合国改革这样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取向。

联合国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国际社会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选取其中一些大家最关心的以及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因此，我们设计了 26 个问题作为观测的变量，其中涉及联合国的定位、联合国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等几个极为重要的观察点。根据拉斯维尔的环境——事先倾向——反应 (EPR) 政治分析公式，我们选取了一定量的学生进行了访谈，整理出了以问卷形式要求被访者回答的 26 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在回收有效样本后，我们使用 SPSS 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并对其进行简单分析。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覆盖了本科、研究生各个年级和专业，共回收有效问卷 410 份（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性 别			学 历			国 籍		
	男	女	合计	本科生	研究生	合计	中国	其他	合计
人数	176	234	410	353	57	410	372	38	410
(%)	42.9	57.1	100	86.1	13.9	100	90.7	9.3	100

* 本文中百分比均指有效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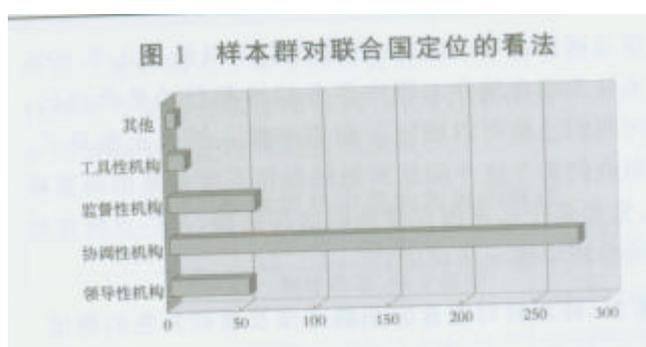
一 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态度

在对学生群体基本态度进行分析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于对学生群体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所具有的普遍的价值判断的探究上，而这种普遍价值应该是由整个问卷中各个变量交叉确定的。所以这种探寻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且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我们是按照三个步骤来完成的：首先我们从学生群体对联合国的总体态度入手，得到一个可能的答案，继而在他们对联合国改革的诸判断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看法中进行检验，并使之更为精细。

1. 对联合国的定位的态度以及对其改革的预期

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的态度作为一种“应然性”的看法，它暗示了价值判断，即对某种现象或事物的“定性”。它的取得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不仅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有很强的群体性。而学生群体拥有的独特的基本的价值判断将影响他们做出的关于联合国改革具体问题的其他判断。

从图 1 可以看出，该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的态度是比较一致的。68.0%的人认为联合国应是一个协调性的机构。考虑到他们的专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联合国改革的预期，从数据中发现 65.9%的人对改革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联合国在学生群体中的基本印象，即他们实际上肯定了国家在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国家间组织只能用来被动地协调各个主权国家的利益纷争。在这一点上，学生群体表现了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的总体世界观就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认为联合国是工具性的。同时，他们保守的预期很可能是来源于对国际组织固有缺陷的意识，因而他们的具体倾向还需要其他变量的界定，仅仅这两个选项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当问及联合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78.5%的人选择了单边主义挑战。他们还认为，联合国应该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非发达国家。对联合国改革必要性的回答，虽然绝大多数的人选择了有必要，但在时机问题上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在联合国应该关注的领域上，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安全是最重要的（见表 2）。综合上面几个选项，我们可以分析出学生群体对当今国际关系状况的总体认识。在他们看来，二战后建立的一系列运行机制并不能满足当今国际社会对联合国提出的要求，单边主义构成了对国际组织最大的威胁。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分歧，他们虽然认可国家的主体地位，但是并不认为某个国家可以绕开多边主义机制在国际社会中行动，从而清楚地表达了对国际组织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的作用的肯定。

表 2 样本群对联合国议题的看法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联合国应更关注哪方面的问题	安全	208	51.6%
	经济	90	22.3%
	人权	48	11.9%
	环境	49	12.2%
	其他	6	1.5%

当涉及联合国应如何履行其职能时，尤其当问到联合国是否应介入国家内部事务时，选项的分布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到，有 32.9% 的人认为合理，15.6% 的人认为不合理，而高达 50.4% 的人认为应该视问题而定。这一点是令人迷惑的，是非问题根本不应该出现中间地带，这让我们把握不住他们的看法。那么这半数人的真正态度究竟是什么呢？对照另外一个更具体的变量，即对联合国维和角色的看法（见表 3），我们不难看出“初衷正确”以及“不可或缺的职能”实际上都肯定了维和行动的合法性，考虑到该学生群体是很清楚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有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国家内部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有几乎 80% 的人认为联合国介入国内事务的维和行动是合理的。这时我们已经可以确定上面那半数人的真正意见了。然而他们关于这个问题所做的保留态度却是值得重视的，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这样选择，这一点将在后面的分析中进一步讨论。

表 3 样本群对联合国职能范围及维和角色的看法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联合国介入国家内部事务是否合理，尤其是当国家行为触犯人类的共同价值准则时	合理	135	32.9%
	不合理	64	15.6%
	视不同问题而定	206	50.4%
联合国维和角色的看法	维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是联合国不可或缺的职能	116	28.3%
	维和行动容易被某些大国利用，转变为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	83	20.2%
	维和行为初衷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机制不够完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203	49.0%
	其他	6	1.5%

通过这些变量，我们已经能够得到学生群体对联合国定位的基本态度以及对其改革预期的清楚图景。总体说来，他们一方面是十分现实的，承认国家的主体地位，注重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国际组织的地位进行了肯定，并抱有全球社会的价值倾向，希望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实现共同发展。这两种倾向又是与他们对联合国运行机制的意识分不开的，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看法，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他们对联合国具体改革方向的态度。

2. 对联合国具体改革方向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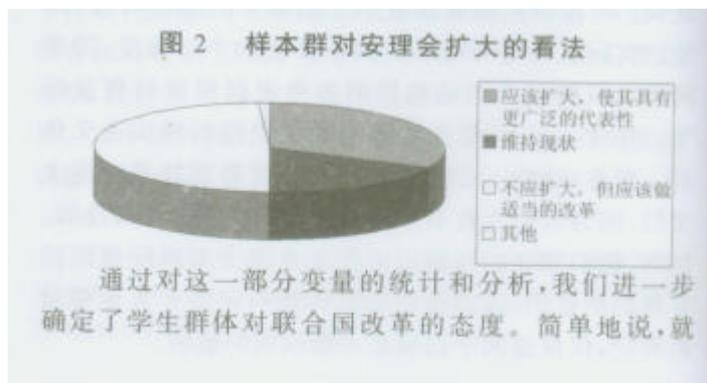
对涉及联合国改革方案的一些变量，我们设计了两个考察方向：首先是联合国改革的程序及其各大机构的改革，其次就是安理会的改革。对推行联合国改革的主导机构问题，学生群体的意见分歧主要产生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之间，分别为 46.9% 和 39.6%。同时，当他们回答“改革后的联合国，除了安理会哪些机构的决议应具备法律强制力”时，有 56.1% 的人

选择了国际法院，52.2%的人选择了联合国大会（该项为多项选择）（见表 4）。结合已经从第一部分得出的学生群体的价值倾向，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将上面的结果解释为他们的民主化倾向。虽然他们极为重视安全问题，但是对国际法院以及联大权力增强的倾向反映了他们对国际法的强烈认同，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希望联合国内部各机构权力分配更加民主化的意愿。毕竟，只有在联大表决中才实行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制。

表 4 样本群对联合国权力分配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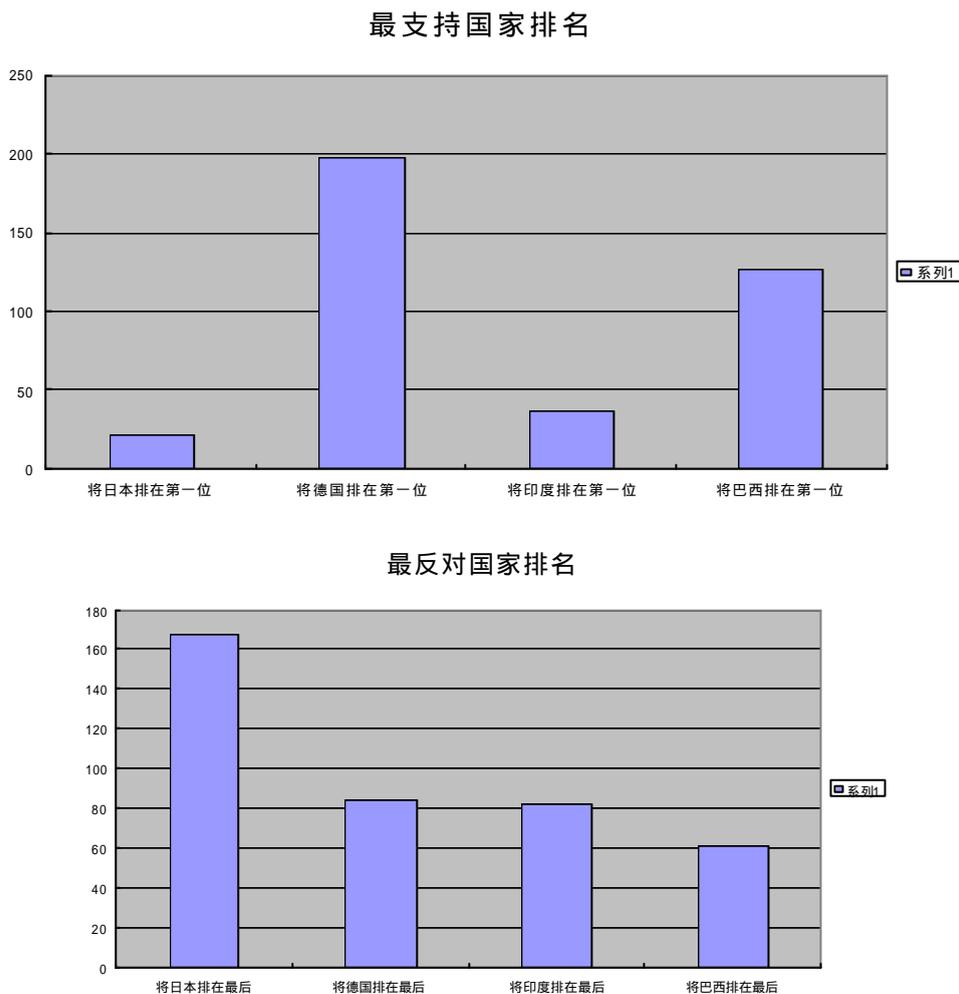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改革后的联合国，除了安理会，哪些机构的决议应具备法律强制力	联合国大会	214	52.2%
	联合国秘书处	60	14.6%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	44	10.7%
	国际法院	230	56.1%
	没有机构应享有这一权力	53	12.9%
	其他机构	6	1.5%

关于安理会改革，学生群体的民主化倾向更加明显，这同时又印证了他们对单边主义的忧虑。对于改革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否决制度与安理会如何扩大。关于否决制度，学生群体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应予以保留，但有 43.2%的人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譬如实行某种联合否决制度，但不一定是以多数通过的形式。关于安理会扩大，只有 18.1%的人认为安理会应该维持现状，而对于扩大的方案，34.6%的人认为应同步扩大常任理事国与非常任理事国（见图 2）。与此同时，我们还进一步考察了学生群体对否决权的看法，大部分的人认为应予以保留，但是仍有 36.2%的人认为应加以限制。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学生的民主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要么认为安理会应该扩大，使其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要么认为应进行投票制度的改革，使其更加民主。可见，学生群体已经接受了民主作为一种普遍价值，不仅在国内政治实践中，而且在国际政治中也同样适用的看法。同时，“民主”在他们看来，不仅是一种机制意义上的民主，而且更是一种理念，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方向的判断。



通过对这一部分变量的统计和分析，我们进一步确定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的态度。简单地说，就是追求一个更加民主化的联合国。这一理念指导下的联合国，其内部权力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平衡的。在他们最关注的安全领域，也就是安理会改革问题，他们认为这种改革可以通过增加成员国数量以及改变投票制度来实现。

图 3 样本群支持与反对的国家排名



3. 中国与联合国改革

分析学生群体对中国与联合国改革关系的看法，将有助于我们透视他们眼中的国家利益；而考察学生群体对国家利益的取舍，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们潜在的价值判断。

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与安理会改革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次试图进入安理会的国家中，日本和印度不仅是我国的近邻，而且都与中国发生过战争。因此，学生群体对这几个国家是否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能够最直接地反映他们的国家利益观，至

少是国家安全观，从而揭示他们的潜在价值判断。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只有 5.4%的人赞成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有 56.3%的人认为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对中国弊大于利，因此德国、巴西在学生的倾向中遥遥领先于印度与日本。当问及他们反对日本的理由时，答案主要集中在日本对二战反省不够，它的所作所为使其难以取得各国的信任，这一点与他们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但同时，认为联合国更应关注经济的人大部分都以促进世界发展为理由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表 5 样本群对中国的角色的看法

变量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应扮演角色	领导改革，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53	12.9%
	积极推动各类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改革	254	62.0%
	只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改革进行推动	83	20.2%
	决不出头，韬光养晦	18	4.4%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关注点，53.0%的人选择了积极推动联合国的维和功能来为中国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在对中国在联合国改革中的角色进行界定时，62.0%的人选择了积极推动各项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改革，只有 4.4%的人认为中国决不出头，韬光养晦（见表 5）。这些变量的统计结果进一步证明了我们业已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学生群体抱有全球价值倾向，他们中只有 1/5 的人认为应该以国家利益作为惟一的标准。同时，他们也普遍拥有一种大国意识，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地推动联合国的改革。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群体在定义国家利益时更多还是以安全为基本标准的，然而又远远不限于此，他们自始至终体现着一种全球价值观，即使在定义国家行为时也是如此。在考虑到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时，这种想法得到了明确的体现：他们希望中国积极地推动联合国各项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改革，尤其是在安全领域。

二 对学生群体态度的基本分析

学生群体由于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表现了与众不同的政治态度。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学生群体对联合国改革的基本态度，但仍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态度以及态度背后的价值倾向，进而分析这种倾向可能的结果。那么该学生群体究竟有哪些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呢？

他们极其关注安全问题，这种关注贯穿了他们对整份问卷的回答，从联合国更应关注的

问题到维和行动，从安理会的改革到中国应如何推进联合国改革。当然，有人会说，鉴于目前不稳定的国际形势和该学生群体所接受的专业训练这是极正常的。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在何种价值背景下关注安全问题的。传统的对安全的关注是以国家为核心的，但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在该学生群体中并不明显。相反，像上面的诸多变量已经揭示的那样，他们更多地抱有一种全球价值观，希望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由于国家主权的局限性，联合国就成了推进这样一个全球价值的有效的、手段。同时，对国际法以及种种国际规制的认同表现了该群体相信人的理性，而非用一种单纯的权力概念体系来观察国际关系。既然是这样，他们又为什么会对联合国介入国内事务持一种保留态度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联合国由于各种限制，并不能总是做出最有效的决定。这些限制既包括联合国自身机制上的，譬如效率低下、各项议程的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也包括单边主义对联合国的挑战。因此，他们希望联合国通过民主化改革来解决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有一个更民主的联合国才能更好地代表全人类的利益，这样一个结论也反映了学生群体更深层的政治态度。

这种政治态度归根结底是关于主权、人权以及民主的态度。他们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人权的再次确认，这一观念的自然延伸就是主权是有限的，因之当今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本质上是建立在人民主权这一理念上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所谓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出现的权力让渡行为，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就像他们评价联合国一样，他们认为国际组织与国家相比并不一定能更好地代表人权。因为国际组织的民主程度是远不及国家的，或说国际组织在效率性以及责任性上远不及国家，那它们又以什么作为介入国家内部事务的合法性依据呢？虽然，国际规制中的国际法体系似乎能够提供这种根据，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体系，这也只限于纸上谈兵。因此，他们承认主权的相对性，却怀疑国际组织干涉的合理性，因为它缺乏起码的代表人权的民主的形式，相反，在单个的主权国家中，借助民主，公民实现了较高程度的效率和管理，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清楚地了解了他们所做的保留的真正原因。这种保留来源于他们无法确定在一个特定的事件中，到底是国内权威还是国际权威更能反映人民的呼声。所以他们表现出来的似乎是一种摇摆的态度，但实际上这一摇摆的态度有着很深、很稳定的价值基础。

具体到对中国应该扮演的角色的态度，他们这种基本的价值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看来，世界目前最大的问题仍是和平的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地投入到促进和平的国际事务中，诸如推动全面裁军、防止核扩散等等。从他们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表现出的态度上来看，他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虽然他们认为日本远不具备一个政治大国的素质，但基于同样的标准，他们赞成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对历史的态度使他们产生了对日本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这种不信任是造成日本缺乏大国素质的症结所在，这又进一步在

他们关于常任理事国标准的态度上得到了验证。

如果承认基本价值倾向的稳定性，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一下未来。当学生群体的意见转化为中国对外政策制定者的意见时，我们将能看到他们会进一步加强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当然这是以国际组织本身机制更加民主化为条件的。关于如何实现这一民主化进程，学生群体认为组织内部的制度民主化和代表来源的广泛性是实现国际组织民主化的前进方向。如果上述假设得以实现，国家权威与国际权威就根本不会发生本质上的冲突，那时实际上就无所谓主权与人权问题之争了。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真正清晰地看到学生群体的国际政治态度和趋向，那就是全球条件下的民主。

三 结 论

通过考察调查结果中显示的不同倾向，可以发现该学生群体在联合国定位、其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等问题上主导的价值观念，即，安全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所在，而对当前出现的各种挑战，合理的应对方式则是借助于国际规制，但同时他们又表现了对目前国际规制的不信任。在深入挖掘这种不信任感之后，我们发现这是与该学生群体对新的国际关系条件下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观念紧密联系的。该学生群体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方面，国家主权远非是绝对的；另一方面，联合国以及类似的国际组织，由于本身民主程度所限，也不具备干涉的绝对合理性，而这种尴尬境况只能通过寻求新形式的民主来解决。

[收稿日期：2004- 12 - 30]

[修回日期：2005 - 03 - 26]

[责任编辑：谭秀英]

[整理：时国英]